

流行文學的發表方式漸趨多元，不少人選擇在網絡上先發表文章，後再集成書出版。

# 出書不是夢

今時今日紙本出版蕭條，老闆、編輯、作者都大叫救命，出書猶如一場賭博，誰能討得讀者歡心誰就是贏家。

但風險大不代表機會少，比起以往一身武藝無處發揮的困境，如今發表作品的平台反而多了，網絡將出書的門檻降低，當下人人都可以是作者，只要題材好、故事夠吸引，一炮而紅的比比皆是，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在高登發表後結集成書的《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男人唔可以窮》等。

兩年前創立「創造館」出版社的余兒便說，現在出書比以前易，只要將作品放上高登，故事好的話「大把出版社找你」。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余兒指如今發表作品的平台多了，曝光機會亦較多。 伍麗微攝

余兒除了經營出版社，本身更是作家、編劇，熟悉漫畫的人一定看過其作品。

「編劇做了十幾年，真正為人熟悉是近幾年。」余兒口中的編劇不是大家熟悉的電影編劇，而是小說、漫畫編劇，但讀者睇漫畫甚少留意原著作者，往往只記得漫畫家的名字。幸好，他去年夥拍漫畫家司徒劍橋創作的《九龍城寨》奪得日本國際漫畫獎，終於推出頭來。

他形容漫畫編劇不好做，工作時間長，壓力又大，如果遇上難搞的漫畫家更是雪上加霜。

### 一切從漫畫開始

最初余兒想做電影編劇，可惜不獲電影公司青睞，那時剛巧漫畫出版社請了他，便開始漫長的漫畫編劇生涯。「當時幫主筆做抄寫工作，主筆覺得我不錯，叫我試下『度橋』。」後來他加入玉皇朝，上司對他寄予厚望，安排他與黃玉郎合作，擔任《神兵玄奇》外傳編劇，豈料余兒做了幾個月便「頂唔順」離職了。「我寫的做不來，太大壓力了。」隨後他轉職天下出版做編輯，發現自己未死心，依然對漫畫滿腔熱誠，忙裡偷閒下倒想出不少故事。

如同電影編劇般，漫畫編劇的話語權取決於主筆的態度，「早期我寫的故事最終只呈現五六成，後期和主筆建立關係後，就可以控制很多東西。」譬如和司徒劍橋創作的《九龍城寨》，兩人不斷磨合不斷jam出火花，合作愉快。但更多時會遇上難溝通的主筆，「跟他sale橋，他說不好，也不給意見，大家你眼望我眼。」他試過度橋到想哭，好不容易寫好劇本，但主筆卻說故事不好，並跟他解釋每個故事都有一條方程式：「1+9=10、2+8=10、3+7=10……但你的故事卻是一個『π』。」余兒聽後唯有點頭裝懂，「沒辦法，我覺得我是一個小編劇。」

### 自資三萬為出書

後來，余兒愈來愈順遂，更嘗試自己做作者，出版了第一本小說《九龍城寨》（後改編成漫畫），百分百原汁原味，「我好喜歡寫作，之前已經寫了好幾個故事的開頭，而《九龍城寨》是第一本逼自己堅持寫完的小說。」以前未有高登小說，創作者大多默默寫默默投稿，有回音固然是好事，但更作品是連曝光機會都沒

有。余兒寫完後則主動聯繫天航出版社自資出書，「當時我拿了三萬元去印書，我不奢想會賺錢，反正我覺得用三萬元買一個夢想很值得。」

第一本書成績不俗，得到各方好友支持，激發他寫下《今晚打喪屍》系列、《那年五月他和她遇上了》等書，他更在2013年創立「創造館」出版社，出版自家書籍之餘，亦網羅不少當紅網絡作者，如史兄、薛可正等。

近年高登文學冒起，寂寂無聞的新人可以一夕爆紅，書籍銷量好驚人，改變了整個出版生態。以前出書係人揀我，而家作品放上高登係我揀人，當然前提是「有料到」，余兒便說「市面上有好幾間出版社留意高登文學。」高登創造了一種新文化，而且這種文化與傳統出版互相拉鋸，「我有朋友書寫得不錯，文筆高登仔，故事也不比高登仔差，但偏偏銷量不好。」他指，傳統作者要慢慢累積口碑，不斷推陳出新才能吸引讀者買書，像天航便出系列書讓讀者追看，但高登文學卻反其道而行，讀者買書與作者無關，純粹為內容。

曾憑《男人唔可以窮》紅極一時的薛可正找余兒幫他出第二本書，當時余兒心諗「今次得啦！」，豈料書籍出版後銷量不如理想，歸根到底當初薛可正是「紅書唔紅人」。《紅Van》大熱，但不是每個人都知道作者是Pizza，《男人唔可以窮》亦如是，噱頭十足，卻未能惠及作者。

網絡容易催生話題，但作者要有心理準備，不是書籍大賣便風生水起，網民很現實，故事不好，「睇你都傻」。這是一個「sale橋」的年代，余兒深諳其道，因而他也懂得選擇作者，包裝、推銷書籍。看「創造館」的facebook page便知道，裡面不只放幾個新書封面、幾行文字簡介，而是發布很多精心設計的圖片，配合書本內容、文案打廣告，贏傳統出版社幾條街。書展將至，網絡文學可會是你杯茶？



史兄作品《辦公室七不思議事件》。



## 混蛋作家

美國作家索爾·貝婁 (Saul Bellow) 十年前逝世時，《法新社》的訃文讚揚他：「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文化正逐步佔領全世界之際，貝婁和海明威等人，一起構建了美國文學的基礎。」

索爾·貝婁地位之崇高，由此可見。他最擅長描寫大都市知識分子的生活和心態，探索現代人的精神危機和出路。貝婁曾經奪得諾貝爾獎、普立茲獎，是至今唯一能三次奪得美國國家書獎的作家。

為紀念貝婁逝世十周年，英國學者 Zachary Leader 最近出書《索爾·貝婁的一生》(The Life of Saul Bellow)，書中透露，貝婁臨終前，躺在病床上的老友：「我不是混蛋一名？」

貝婁愛拈花惹草，到處留情，他死後，留下一大堆滿腔怨恨的妻子和情人，還有被他傷害過的孩子。貝婁的出身和經歷，為他日後所寫的小說增添色彩，而正因為他是混蛋，文章才名流後世。

《每日電訊報》評論文章說：「貝婁在二十八歲前，只是一名非法移民。他是美國歷史上最被粉飾的作家。」貝婁一家原是俄國猶太人，居里彼得堡，家境富裕，有馬車和僕人。貝婁父親性格暴戾衝動，一九一三年因觸犯偽造證件欺詐罪，攜妻潛逃加拿大，改名換姓在蒙特利爾定居。兩年後索爾·貝婁誕生。

貝婁父親曾經做過農民、麵包師傅、賣乾貨小販，因非法釀私酒和販毒而被警方追捕。一九二四年貝婁九歲，全家再潛逃至芝加哥。貝婁一直隱瞞他的出身背景，到一九六四年出版的《赫索格》(Herzog) 時，他才透露一點點。據說，他經常遭父親差遣去收債，認識了芝加哥的三教九流人物，熟悉低下層社會生活。貝婁在書中透露，母親對他



索爾·貝婁

要求不高，只盼望他長大後當小提琴家或猶太教牧師。

貝婁後來因病住院頗長時間，與書為伴，結果，他愛上了讀書和寫作。貝婁大學畢業後，一直於芝加哥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畢生從事教學和寫作工作。

貝婁一九四四年發表處女作《晃來晃去的人》(Dangling Man)。他生命中的轉捩點發生於一九四九年的巴黎。他和妻兒在巴黎過冬，另外租了一酒店房間計劃寫第三部小說。一天早上，他從住所走向酒店的路上，天氣陰霾，心情焦慮。他覺得婚姻受束縛，寫作思路受阻礙，沮喪不安。

途中，貝婁看到一清道夫扭開路邊水龍頭，流水源源不絕奔出來。他像看到自己被解放了。他回憶起童年夥伴奧古斯特，長得很帥氣，不愛受約束。每當他們玩西洋棋時，他經常會大叫：「我想到一個好主意了！」

童年夥伴激發了貝婁的文思，他匆匆走去租住的酒店，寫下了第一行字：「我的腦海就像夏天被打開的消防栓……」這段文字，被寫進了《奧吉瑪琪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 裡。此書於一九五三年出版，成為二十世紀最著名書籍之一，重新為美國的通俗小說下定義。貝婁一舉成名。

## 微波普探索日本當代藝術

香港藝術中心將於今年八月聯同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及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舉辦《冬日花園：探索日本當代藝術的微波普現象》巡迴展。展覽由藝術評論家松井碧 (Midori Matsui) 策展，展示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到千禧年初期嶄露頭角的十四位日本青年藝術家的三十五件作品。

這些藝術家通過對片段的重組呈現各自不同的世界觀，為陳腐與平庸的事物注入新功能和意義，他們這種在藝術表達上的共同性被策展人松井女士稱作「微波普」。而身處一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在共同價值難以得到建立的時代，日本藝術家便以這種方式回應當今社會。

首次以「微波普」為題的展覽是《通往夏天的大門：微波普的時代》，二〇〇七年在日本茨城的水戶藝術館舉行，標誌著一群生活在後現代日本的當代藝術家的創意和獨特性美學。今次展覽則繼續深入探討這種表現手法，十四位參展當代藝術家其中包括田中功起，他被選為德意志銀行二〇一五「年度藝術家」，曾代表日本館參



Chim ↑ Pom 作品《Feelin' like the guys make me hot 01》

《冬日花園：探索日本當代藝術的微波普現象》 時間：8月13日至30日 10:00-20:00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

與二〇一三年第五十五屆威尼斯雙年展；至於另一個不可忽視的藝術團體是 Chim ↑ Pom，他們今年被選為「Prudential Eye Awards」總得主，並於 MOMA PS1 展出作品。

是次展覽更設藝術教室，現場提供多本有關日本當代藝術的書刊和藝術家畫冊供觀眾閱覽。本地插畫家羅浩光更針對展覽主題設計了一系列繪畫工作坊，公眾可免費參與。此外，獨立藝評人長谷川仁美亦將出席講座，與觀眾探討當代日本藝術。

## 《臘子口的曙光》九月北京首演

大型紅色主旋律舞臺劇《臘子口的曙光》將於今年九月中旬作為進京獻禮劇在人民大會堂首演。同時，該劇出品人、總製片人史金卓瑪與香港霍氏實業集團董事會主席霍文芳日前簽約卓尼大峪溝文化旅遊開發項目，以及與甘肅泰豐農業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扎西頓珠簽約該劇長期落戶卓尼國家4A級景區項目。

《臘子口的曙光》是中國第一部全面和集中反映臘子口戰役、俄界會議的舞臺劇，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長征勝利八十周年以及臘子口勝利八十周年，宣

揚革命大無畏的長征精神，維護國家尊嚴的抗戰精神和戰勝黑暗迎來曙光的臘子口精神。

臘子口戰役是發生在甘南地區的重大歷史事件。由甘肅省皓天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投資編排，紅軍長征經過甘南地區，深度挖掘藏族文化元素，結合時代精神，緊密圍繞抗日、長征、民族政策主線條，發揚長征和抗日精神，宣傳民族團結和藏漢友誼，是一部弘揚正氣，提精神、抖筋骨的正能量作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岳、李燕華